

国

史

唯

疑

國史唯疑卷之五

正德

正德之世不可以帝王經理論昔唐玄宗宋徽猶或始明終昧始勤終怠帝挑蕩性植之矣何怪悍宗奸民之不擱焉生心其獲終竇祚猶宗社福佑諸臣夫輔力

焦芳初外謫謀復故署甚力會徐溥欲召還李傑劉健曰焦芳日夜伺此今復憚他日能拒芳耶溥不聽芳果復入劉瑾禍寔自芳始溥亦不為無罪

處劉健謝遷韓文之勢止得一諫：不聽止得一去更無他法

或倡為潛消點挽並出於貧懸驚棧計與為之詞周絳侯狀
梁公誤人不淺三公卒同躋遐算同於嘉靖初備承恩禮見
天意亦止得如此

王文恪被命與焦芳同相意宜也：况適在劉謝二公去國之
後乎方允順門傳諭時文恪爭獨侃：宜為瑾所忌怪反登
庸當繇長沙公亟圖恊濟耳

馮文升欲用許道釗字劉大夏欲用王儼熊繡各以鄉人意不
恊李東陽陰石大夏謀傾文升冢宰位以大夏代既亟為焦
芳所得芳有內援故東陽等謀不行崔銑有云自論者欲司

馬劉公之為宰而攻馬公也而黨與分謂是對自此形迹即
欲不去得乎徒以勇退舉之未詳情節

焦芳既入閣欲兼管吏部務李東陽為歷舉故事不聽乃曰每
奏事當跪承旨或小差謬當回詔認罪非閣臣所可兼行
乃已蓋就其淺明處誘之也隆慶中高拱遂兼閣部橫恣極
亦先免奏事承旨如李議

王文格請於科貢外倣前代制科異等學博宏詞之類專以待
非常之士或淹通經史善詩賦工禮札不論有官無官人皆
得投試說最善致陞貞山祭論同余北闈發策嘗及之抑翰

林原設有五經秀才即前法

孝廟實錄經焦芳筆如葉盛彭韶何喬新等海內名卿長者咸
遭詆誣他日刊其謬誤歸之雅馴得董玘力多芳以彭華故
恨江西人謝遷故恨餘姚人禁二處人不得為京朝官損其
解額而獨舉北人媚瑾

焦芳以子黃中不得鼎甲恨李東陽嘗之劉瑾聞之曰黃中昨
在吾家吾試之梅詩甚拙願恨李耶瑾能試人詩評其工拙
異事王振亦嘗試錢溥蕃薇露詩

楊守隨疏攻送瑾言向者二三大臣受顧託遺今有潛交默附

漏泄事機者矣。向者南北大際，矢心痛恨，今和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明指李東陽焦芳輩，可謂義形於色。守隨尋以內旨，同張敦華致仕，累罰贖米幾殆，其弟守陞先於其年引疾去，尤高。

方攻八黨，急使從許襄毅言，僅斥逐之，可乎？曰：不能即暫逐，勢即召還，不見張讓事。予既罷歸，仍百計求入卒，殺何進，小人寧大處約者，欲以是法用之，銓率旋被陷去，其終或傳為仰藥，足明前說之非驗。

弘治中有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之謠。

五人內指劉機張萬楊時暢按機仕南兵部尚書著敬苗生
長揖劉瑾誦鄧綰挺然或北人樸質不甚工詩文安得以聖
語輕之黃老為崔志端道士

逆瑾以擴充政務為名出詞臣顧清汪俊等十七人于南北部
屬曰是皆不更事者瑾敗各復原官惟王九思不叙後張璉
霍韜屢以為言大都拾瑾餘唾

崔銑見劉瑾不拜瑾怒欲加之罪渠來曰北方賴此人倡明古
學宜容之康海救李夢陽亦直以關中才士為惜噫今即才
如康李保不為時忌幸矣况關策知優何物虎欲噬人不避

豪家罪尤浮送間一等也

何栢齋塘不屈節於逆瑾而能積成康海救李夢陽且為附耳
畫策曰此可獨往不便借人怪栢齋道德名儒乃亦憐及文
章士通於權變孰謂儒盡迂者

康德涵不惟救李獻吉即張簡肅數筆坐罰糧三百石亦頗慮
片言解率以調諍出之有漢人風方林瀚自南吏部尚書降
浙江叅政禍幾不測屬才為寬緩頰免竟故陝西安守也時
惟陝人或宦陝人稍可得力

張敦華罷歸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夜半扣治洪工部羅循

署為諫衣治具鷄且鳴易便舟趣行臨發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莫能報穎君復生吾有孫當誨以今夕事冀遂吾志誦之情景悲甚想猶懼白晝偵聞耳循即羅洪先父張公孫鰲山後官御史

許天錫大厯諫垣負抗直聲一夕懷登聞鼓狀自經死意似以屍諫旁僅一蒼頭懼罪竊狀逃去事遂難明等死耳死天日之下不更快耶當日宜得一名手善揮發人意者秉傳之事晦不彰殊堪惋惜李空同後為誅比之申生伯奇是矣誅詞寔迥不甚傳于世

史劉瑾肆虐五年其以危言免禍者僅大理評事羅僑一人耳
莫不吐而怪之檮僑言事踰年瑾伏誅得脫或賴是皇甫錄
云瑾始飲僑僑賴已覆議云僑之妄言固迂謬當誅僑之敢
言則忠誠可憫錄亦難得

郎中劉鐸罰運遼東米十石又賄補浥爛草末因極疏乞充齋
膳徒夫或煎鹽炒鐵自劾忽命改降御史清理兩浙鹽法而
一時極異之與聞張誅寔薦之如釋李夢陽後旋欲官之選
部擬驥遷康海為吏部侍郎各力辭止瑾于時喜怒任情不
復可測

逆瑾時諸司以多所糾劾為能有給事中某渇承去宜有劾奏
其父都御史銓亦在劾中瑾喜謂法無可行者不知渇臨奏
如何落筆悉為千古笑端

中書舍人與選科道始正德元年李憲：劉瑾鄉人最諂事瑾
其文官追奪誥勅自憲察瑾誅憲坐斥然考選迄今不更微
亦有中人所欲者予部屬改授科道亦瑾時一行國子監博
士等官預選自李默議始

祖宗最重慶成宴簪花醉酒歲一舉行逆瑾時偶遺花上天下
太平四字咸謂咎徵嘉靖三年詔罷宴唐修撰辜猶以為

請改成化中御史徐鏞何琬以地震請免宴 憲宗責二人
不諳大體謫外闈舊有聖節冬至三宴罷惟慶成禮哉不報
云余在京竟未見

王文恪入閣未久晉一品近三載乞歸得馳驛給與夫月廩去
始終在送理擅權中雖寡疵類度所匡救無幾究完保身名
知當時議論猶寬或差賢於同流合污者耳要在劉文肅忠
下劉以理誅後入甫數月致仕出處嶮然即文雅差遜而所
扶植大節多

王鏊既去劉宇曹元先後入與焦芳同附瑾進李長沙率與共

事不知李何顏處此瑾敗三人各生除名李維瑾留碩鋒鏑亦被休矣周文端經既致政以曾元其壻留駐京踰年時譏濡滯如此壻宦宜遠絕

劉瑾末年欲收羅人望蔡清王雲鳳俱以致仕提學起西京蔡酒蔡夫聞命卒主輒請瑾臨視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禪導守雲鳳亦釋褐知禮蔡清為師中錄忤李廣謫生平可觀不意末被偶至此晉人備以侶喬字王瓊並稱三鳳不知何說

光祿卿李良始事劉健甚謹得美遷又以女字健孫及健為

劉瑾所憾良懼累詐言女死謀他適為御史張仕隆劾罷小
人醜態可恨如大監廖鵬得罪拜錢寧為父出所寵妾事寧
良亦鵬類總發端意同

寘鐸之變起於劉瑾清括屯田課清出寧夏田數百頃責租
苛逼群情憤怨今勅云清屯塩清衛所軍為富強資幸其效
如嚼蠟不然即前車可監

安化凌聞康海移書將軍雄書全遣信通仇鉞約為內應賊首
可計日捨卒如所料康負謗廢居大頤耽散仗或藉耗磨確
心頑寔磊落才李何輩終非其比

周廷徵傳云安化王真鑄反屬廷徵按奏斷以先發後聞之義
即調兵分守要害以計通仇鉞審擒縛之械首何錦等送京
師會揚一清張永王張媿功不錄已乃追還真鑄另報捷蓋
奪諸將士功予權倖華於是紀功給事中却發懼自盡寧夏
幾再變廷徵疏聞於朝云臣不知他日繼却發之死何人而
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尚在時瑾已誅語明指張永蓋以死自
誓也此事罕傳若其追還真鑄另報捷宛然錢寧江州舉動
未如此楊文襄猶屢稱之何哉然廷徵初亦以賂瑾聞

劉忠宣達到出劉字蕉芳之謀擬死王整屠清畧為稱寬餘

無敢出一言者既成行李西涯詩云寄謝同年老知己天
涯孤客幾時還意深望李也知李亦裝聾作啞非甚得力瀟
竟以忤理去猶自禱：

汪直斥饜始尚銘劉瑾誅功歸張永自古以小人攻小人毒從
內發外庭無着手處所傳楊一清畫策或不盡無至敬云上
倘不信公預首請死上前即退瑾殺奴鯁狗此豈對永之言
哉楊號智囊決無許直突理。

林貞瀚刺瑾疏云張數革以憂死又差出都給事中許天錫尋
事嚇財逼令自殺二端足証史傳之訛中以榮王之國為瑾

罪時官車屢駕無親王居守固危有之亦懼他蒙且龍潛安
陸謂何殆天意乎

劉瑾既誅而林俊疏始上謂成於瑾亂政之日擬俟賊平進林
端人諒非妄語且陰慮瑾之後復有如瑾者出焉憂國苦心
而王去貞輒以為譏王文士輕薄何足窺林百一字惟疏云
于瑾宜知已報稍傷蛇足

張綵以平日恃瑾傲視內閣既下獄復發李長沙阿徇沈李怒
與張永謀不盡誅後受其亂遂至拷死劉屍王文洛筆記其
事頗若憐綵者何氏名山史叙尤詳綵既失身匪人為彼尊官

即百口何辨桓範之死曹真其例也惟以前後事律之王瓊
視綵亦復宛然

劉瑾有侄女初擬簪戴探花大賓不足歸卽解元昇傳瑾誅昇
挈妻遁去後展轉襄漢間為娼王廷陳聞等詩曲仍自叙家
世本西秦正詠其事余聞康對山集稱昇爲孝善詩文年不
永爲傷何嘗有挈妻入楚之辱詩人語詎可深泥康誌昇配
淡氏按劉瑾實姓淡

熊石崖桂官大理寺正值劉瑾敗促成獄法司多出瑾門下黨
相顧駭愕惟桂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發奸逆泐鑑宸濠

孟始亦不為少諱也。漆根甚遠，賊悉焚其居第，處之裕如。可謂剛毅獨立之士史關哉。

徐其記葉信守吾來郡抗鎮關某甚奇事。在正德發酉間云。關每行郡守以下易服迎抵，皆入班庭，當再拜。丞伍得自縛，皆為常時承瑾餘虐，宜聞勢尚爾橫赫。

劉蘆羅僑既以劫劉瑾得禍，比瑾誅論定，瑾起諍守長以僑守台州。先朝之不因諫立名如此。羅洪先自云曩憂居頌從鄒守並講學，僑札讓之謂不應古禮，足徵僑之苦勁無諱也。姚黷張嶺諸名輩亦屢推僑。

張襄惠岳鄉試策萬言紙盡書其背下合格太宰余佑奇之持
白御史得留遂舉第一例當謂鎮守大監長揖而已監恚曰
今年解元豈琉球生耶張學問氣節業預見正嘉之際吾郡
得頡頑蕭邑性張一人

王哲撫江西邊林俊來巡視欲用一革任都司哲不可林怒移
文語侵哲：語三司曰林公先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或為申
稟不詳所悞耳乃再削贖請林悔悟即罷其人不用因愛重
哲先輩之虛心相成不執我見如此反曰短見長所云誤處
思之更是一適

劉野亭忠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說詞巧說。不會習學。卑禮
詣態。不會操人。此公終樸。俊有體。不惟此公。記許石城穀。丈
衡山壁。晚家居。並未謂謝客云。先華家風。類再今見之。必駭
且怪矣。殆無復尊重老成華意。

林見素在江西與袁濠不協。疏有叔段京鄰吳王几杖之比。儲
柴堦以為規。謂寧府賢而有材。好善惜名。稍引咎。順承之為
當。儲賢者非有所私於濠。直邀聽未審耳。又規林性大銳事
宜。名兩司從容。議禮。針砭。

儲柴堦。嚙疏薦丁璣。張吉。故毓元王。紀李文祥。五賢平生所嚴。

事王徽善。館制行可知。而亦與徐子仁霖交。徐諸生以不謹
黜。然雅善詩畫。凡古人取友不專一致。持己嚴責人恕。猶寬
平博厚之風。王徽號辣齋。六異。

呂涇野枏在南都。謁陵服祿。淡衣同僚。告盍衣緋。呂曰。壻墓生
哀服宜祿。是呂素精於禮。初登第。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
何粹夫聞而躉時。王廷相亦深明禮學。

正德戊辰擢呂枏狀元。方遂瑾用事。內閣意逢迎之。特用陝西
人。首冠。惟呂終卓立。不受瑾牢籠。為難耳。康海視之媿矣。
亦所處不同。海以救李夢陽。故辱身。寧无其官。不悔。豪傑本

色自在李後恨報海稍薄

何塘以進講塞溢衣冠不鮮明武皇怒幾欲挂之體微損
講臣以剴明溫潤為美舊須簡選不困資序為羞陸深嘗
稱章楓山可為經筵官劉文靖不然慮其平居大儀度山野
意同是破經筵而奏事惟陸深呂柟二人皆謫外寔非奏事
所魏較汪佃後亦自講筵外遷

顧東江夙受李文正知自請於李白清在門下惟當退二步耳
今誰能存此意者或忌之喉臺諫誣以不根事王文恪家居
為作風聞論說之前後輩知人守己道各自盡顧後以禮侍

歸每朔望則郡邑官兩學師長率諸生到門問安蓋德望隆

故聞徐文貞元輔孫文簡陸文定宗伯林下數十年並無此

禮

判官向世言人不廢

顧文僖清云牧羊於鄆卷豕於園非愛之須其肥而食之也無
因之餽其將羊豕我乎逢蛇而奔遇虎而伏非敬之知其毒
而避之也不情之禮其將蛇虎我乎語雋永有味士大夫所
宜三復諺有愛敬畏之說近是。

李廷相尚書嘗言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近有不數年即為
講讀者失古矣按侍讀侍講舊為翰林屬官列編簡下後始

班其上惟進士成科一行之旋罷

魯鐸半魚雀統餘鵬咸可醉飽上相之前固李文正儒雅風流
弘獎數額亦見詞林之與內閣同署夙晨夕歡好也嚴介漢
雖快險待詞林厚猶是先輩遺風

楊文掌丁丑廷試卷得舒芬策以上閣老梁儲擬第二楊力爭
得首當時掌卷官猶預薦士近止管叔發耳以余所見儘有
佳卷沮抑不得前即鼎甲文字未必逾勝科名有數昔或譬
之骰子選良然

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

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烏帑旅于龍首 聖祖珞平偽漢丁
未改元星紀吾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
如響梅欵曰向見舒國棠亦論及此舒黃皆精通曆象曉音
律無稽史職古太史原職天原

武宗奉孝貞純皇后神主馳羸車自西長安門入舒芬諫后主
不宜入旁門異日史臣以春秋法書其事則請史者亦以春
秋公薨書地不書人之法求之致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宜
下詔改明光華史法精嚴如此

楊文襄視閩中學政語人曰吾於三士焉康海呂柟馬理也壬

于鄉試李西涯書詢榜張潛冠乎楊荅曰設無李夢陽張鳳翔二生者潛不後矣比榜出果然世服其鑑要如此才自易別識恨吾塞不一逢

蔡文莊督學江右得新建生一卷夏姓奇之曰異日為良臣茂勝于矣為改名良勝字之曰于中是秋舉鄉試第一旋官給諫著蹇諤聲先輩此等事極多

姚鏌誌云鏌視閣學政閣中興泉建汀諸郡易春秋學孤絕鏌延明經士分教各邑用是五經獲全按閣易學自蔡文莊清得傳於三山林玘為海內淵海蔡姚同時人功似不出歸

姚惟泉守流海傳云泉序舊解經師海聘興化進士黃亨乾
舉人林沂為講解詩書二經人文蔚起較寶錄耳今郡中習
二經士迄不甚多

賈臨穎詠故長首傳以私憾構河南廣東提學蕭鳴鳳魏較
各坐調去蕭懲惡嚴雖才不貸魏敦行重受欺不悔或問
不無過甚處而為賈累多矣總執法招尤浙督學最推薛
應旂蘇濬亦並坐謫

李獻吉予楊石淙書歷數一時賢者如陳士賢曲庇諸生有為
盜者釋不問教靜之奉歐御史至持刃挾之雍世隆途笞知

府廷捷奉將楊繼宗動罵賊官不絕口好沿途伺察人動靜
李意蓋自況也。要賢者之過士君子不宜以是自處。陳恭愍
故醇儒恐難舉首為誣。

燕忠以大理卿出勅江右獄李夢陽恨誠之楊一清誌其墓頌
比之趙抃包拯內云知州田崑為人所訟上怒甚將寘重典
忠三疏雪其誣崑吾邑人以笞武當道士為中貴誣毀醜
壇萬歲牌被逮獲釋實忠力。

何大復奏記許襄毅楊文襄兩閑園體其人溫然長者無
少平文士習氣在邊李上且以何倦於李極厥危困而李

輒用文字小隙構譏嫌曲直自明不待辨

王九思遊春記或說之云內李林甫擬長楊國忠擬新都賈
婆擬臨穎當國恨甚王寔寓意於此時虛分逆瑾黨獨侍
對山漢陂過罷宜無以服其心空落得地快活惹他笑罵倒
不如微竊以職業反是長策

李開先扶王漢陂儀度云坐如止水之無波行如輕雲之出岫
此何等語又能歎似康對山彈稍次耳聞陔諸公類由意吹
彈至公用相舉謂閔高新鄭病榻遺言有笑吟：掌定三
台印之句分明用遊春內曲

李空同與何栢齋素厚臨沒囑其子勿請栢齋銘曰栢齋一生清苦我則近於任俠不當以人累文繼栢齋曲筆譽我人亦不信其後呂涇野沒其子請王漢陂為銘王亦固辭曰涇野一生高善我則放于聲色不當以文累人馮理嘗告以告薛應旂曰吾聞中人甚自知始悟諸公難拘縱各殊方寸炯：

明原在

何栢齋之選康脩撰墓表云才甚高性甚直不切：于規矩之內其學聖人之權而未至者乎恨不遇能言聖人之道者與之講去其非粹明其是語具有斟酌噫此空同所為不敢乞

銘也。歟。李銘出。崔銳亦自蘭磧。

甲戌廷試以太學衍義為問。馬理對曰：太學乃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真德秀所衍。直漢唐事。非本旨。又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工夫。皆本慎獨。德秀造詣未精。不足慕。以是失當事意。僅直二甲。按馬語大非無見。

崔銳於正德中獨推劉少傳忠傳尚書珪。年全吾斌三人。珪以番僧奏討四百項為大慶法王下院。劫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詔勿問。珪寓正於謫。正妙甚。斌武人。遂得驂駕二公士為善。其可弗力。

崔大敏記金陵梅純先世為指揮純舉進士授知縣已更就指
揮晉中都副留守此亦大武互換秩一証也純好學篤信程
朱坐不附中官罷歸稱介持操

周廣為御史疏劾錢寧眩懷遠驛丞寧遣人道刺之至偽為頭
陀持波嗚囉行乞肆百里始免抵驛從觸郭勛怒痛杖二十
身世多難至此卒官侍郎可以視為善之難焉為善之蓋廣
意固非求益也曰為之難

方簡肅良來自浙布政劾錢寧致仕歸即堅意養母屢起下赴
以居官素謹月給米三石尋推刑部尚書報聞業先卒予祭

算使在今日必以未歷官為疑。恩難全部矣。攷朝樞山事。同
又。潘前輩家居給米養母者。陳茂烈與良永二人。陳至改晉
江教諭。使資近地祿尤奇。然迂疏辭。首人稱孝廉先生。以幾
聖門弓損。

黃鞏將入都銓。補或礙止之。鞏自題室曰茅屋。后曰為生太拙。
臨夷馬鞏自許何愚。及以諫南。足杖瀕死。遺弟詩云。不用汝
謀方至此。須知我道故當然。殉國之志誠。百折下悔。以余思
之。即其弟言非過。

武宗微行幸昌平。將從居春閣。出御史張欽閉閣納鎖鑰。自負

勅印持刀坐閤門下曰執開門者手段之詔使來叱去駕
為却還鬻拳兵諫之風十載下復於欽見之時上意尚少
低回嗣清決矣欽後官侍郎負甚

正德中如却祀廟祭元旦慶賀皆抵暮始行禮或始傳免百僚
枵腹奔命前仆後踵出蹂躪爭歸有踐死者又雖昏暮而司
晨之官尚報卯刻未幾遂遠狩遇聖節朝服遙賀而已時
業不成世界

張永以東廠功挾內旨引劉馬兒例堅欲封侯楊文忠不可
曰劉永誠以功封族人聚非其身也事載岳蒙泉類博稿中

揭示之乃已知岳集最為時傳誦余稽岳當國日屬石彪獻
大同捷誇首功無笑累：梟林木間岳命取地圖示之曰某
地四面沙漠梟于何所語始塞二事相近讀書廣聞見信經
理世務一端

楊文忠服垂滿梁文康趣徵起之既至讓楊居其下時以為難
梁才實不逮楊遠盧懷慎善梁贖終填不思姚崇得乎即李
文正亦云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思楊公
所為取重者何在恰宜着眼

新文傳賈主辛未會試有奴私洩試題驚舉子受金為言者

所發戍奴黥舉子靳竟免連坐後以大疾忽稱愈出主丁丑
試蘇頌言去靳去晚矣若論今情法寧容更覲顏仕路理

江西苦詞到狼兵掠賣子女其總兵張勇嘗以童男女各二人
送費文憲家費發憤疏聞請嚴禁戢驕縱極誦李夢陽土兵
行餘千行諸篇情狀俱見

才寬以總制死零虜卒辱國甚矣平日好野戰咄人演習營陣
為怯待將領嚴有微罪褫其衣冠加中冓今遊營示辱衆各
鮮體寬才氣是趙時春馬吳之流楊一清寔隱痛之非樂禍
也如范希文之于任福

長史強界奇王三原北十詩三公事業三把傳留所究名大遠
省意若恐三原再起然楊石淙起西征亟勸之功成早退以
全晚節而曹謹亦書來此何等時先生可復出哉豈致聲所
厚切勿道起用二字並稱直諫友時值北風雨雪之候有識
者合有同憂

楊丈襄募兵法不拘將史生儒人等能招集鄉兵貳百名以上
查果精壯奏許陞賞謂此與納粟津進不同其人能駕御如
許鄉兵決非齷齪輩居官臨民必有可觀即募兵而選將之
法已寓識殊深遠

各道雖有大將軍砲無敢點放者觀楊石涼集三邊教場惟一
指揮楊宏解燒葉火他可知矣聞宸濠攻安慶急守將楊
銳於城頭一空砲甚巨金鼓聲出示若將禦敵者亦倉皇却
兵法有虛有實各相時施

方劉六劉七魁作朝議起馬中錫總制楊新都曰馬丈士豈堪
是任卒驗丈士使倆自不足動名宰輔意然苟無違才易務
委任得宜亦翻：廊廟選也馬才自別有可用者咎在銓衡
桓溫之惜殷浩同是

周襄敏為太僕值狼山捷兵部議陞有功將士各三級周曰不

然將士有寔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
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若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
可為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都司首尾倒置非便從之衆咸
服其精當

陸完寔有平寇功才畧兼優以交通錢寔寧宸濠坐罪戍無敢
齒及者政類近逆案中人完成吾泉州初嘗夢至山曰大武
即其死所其以以措生擊妖術士王敬詔逮為王恕所奇免
陸全卿姓字亦屢見時賢集中

王晉漢司馬論邊事不欲多勦城堡慮力分不欲多用民杜慮

勢擾不欲虛設總制慮致牽拘不欲廣行徵調慮茲勞費可謂俊偉之才老成之識王文成剿南贛賊不主三省夾攻不調狼達兵見政與晉溪合顧事亦有難例論者所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王陽明初加提督銜江西鎮守大監尚以調兵為不行會同為憾疏聞王晉溪覆云南贛設都御史專備剿除盜賊若事必會同彼此牽制不如將銜門去章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為愈也詞氣明肅聞自生畏伏

江西弋陽王驕甚持金牌脅布政司出金錢代脩鹵簿衆莫

和所出布政馮岳查各藩自分封後未有敢擅脩通簿者將
奏聞王懼求免此與羅通按四川拘留蜀王僭用與伏置玄
元皇帝廟中事一機括

錢寧為方良永所劾不報害又能恤胡世寧獄中自其一念之
善不可誣也雖君子亦有隙昧如徐有貞是雖小人亦有隙
明如錢寧是不謂士大夫意識出閭倖下汪直之知薦秦紘
事同

唐荆川羅念菴相與述楊文舉遺事唐謂得寶珠一斗分散
左右立盡未必然也惟羅述其父故交葉賓盤又所舉士

卽八年出守郡三年轉兵備徐州不知其其為淹且抑曰此地非此人不可名銓宰為官擇人不私知舊自威德事羅以子述父非虛遂為定業

費文憲拒絕寧藩最其相業本領罷歸徐後被掠家被焚先瑩被掘發所受毒害儘深其弟尚書宋物望微減余讀薛方山傳云宋娶妻氏於寧藩妃兄弟也屢露意欲親宋輒固自遠嘗宴出大龜以示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宋曰不可下文不曰西土之士不靖乎寧為憮然亦自不慙双壁宋性和厚家居頗通請謁得詩坐是

武廟南巡陸完力沮諫者時完為太宰慮或奪之陰幸駕出得
入於其位又夙通宸濠方帝星明江漢間事成觀非望福謀
畫深秘舒梓溪疏云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直
指其事

惟劉六楊虎珍平鑿與因得遙狩惟華林東柳寧息藩却因謀
闖奸內寧外懼理信相通時宸濠反差驟倘遲二載于宮車
晏駕後行之不知作何抵當雖勢亦終敗但更多一番倉皇
耳濠以懼誅故猝發撥始謀異

林潮吾邑人以御史巡按江西疏舉宸濠孝行坐罪廢潮寔

借撫孫燧連疏孫死難無疵及者潮獨負詒終身老居鄉有
有善俗名抑亦其所遭之非幸與

寧藩蓄異志漸露端倪觀方簡肅贈安慶林郡丞序鄭少谷
荅荆湖周方伯書當時賢哲業陰慮及然未有如林待用
蔡介夫二公番識於十數年之前者蔡超然遠引宸濠悔至
欲以女妻其子不從何等高蹈

宸濠謀叛徧結諸鎮守閩河南劉璟留都劉瑯浙江畢真咸約
為內應真一夕搆市人火其居延燒無算杭守留志淑閉門
止諸司勿救火及濠叛陰謀益急淑先伏民夫門外入勸真

頃自台憲報討監司入府上堂執真手全畫出府中徒衆釋
疑真倉卒不得已出之盡執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庫藏兵器
曰此何為者真不能答踰月得旨械至京伏誅淑膽略機智
在王文成伯仲間吾邑先輩罕比者僅終方伯惜未竟所至
王文成吉安聞變率各知府領兵趨南昌留佐貳官守城尚慮
未足一民志也敦請在城鄉宦老成者數人入府衙居住事
同商決施行亦雄略他人敢爾

孫忠烈燧初以刑部郎擢大理寺丞屬破格許棄毅為宰知
之特從優遷其巡撫江西繇楊文襄薦蓋以宸濠事委

之也中以勘明胡世寧無罪忤權閹意擬旨逮亦賴父襄力
持卒全名節王元寧傳未及

兩廣總督楊旦得王守仁報即委王大用督兵赴援仍遣汪鉉
率驍勇五千繼之鉉意不欲行布散流言且慮其惑衆檄止
鉉專委大用比至則濠已就擒鉉慙沮恨甚後以媚事粵紳
方霍冒躋宰席大用屢詬言者鉉有力焉鉉奸業見此時萬
鐘之慙沮張岳亦其例已

王廷相南昌行云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設新莽慶陽
鄙夫稱雄特學得兵書翻助賊白洲李士賓慶陽李獻吉

也士實已敗被執見伍文定不跪伍怒撻之二十創死年踰七十矣昔人嘲夏貴詩何不六十九乎

李獻吉提學江南與總制陳金御史江萬賓布政鄭岳叅政吳廷舉俱構爭性粗獷真難相處亦雅恃宸濠誅非賴司寇林俊護持哉殆獻吉甥御史曹嘉能詩顧無禮好鬪即其舅亦畏避之怪鍾何異氣致然

吳廷舉初請送李獻吉學詩音響不諧為所哂怒相官去後顧疏薦李余誦李放歌云東湖子君非洪河丈夫余亦豈卑、與世而浮沉恂復共聞非庸劣

萬古欽而吳亦報之詩夫既觀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異同
論三兩相差參蓋兩公皆偉人負氣不下微生睚眦旋消釋
久非祥孺輩所知

唐錦視江西學濠變不能死被械禁事定得落職幸矣本傳乃
云濠行禁稍懈得奪門出集民兵激以大義因收捕偽官十
戶等時巡撫王公守仁兵駐豐城亟馳請入城許為首功語
全謬歸豈可以欺天下後世

楊璋附宸濠獲罪方其任嶺北道副使料敵甚明所申請動中
機且識幾璋王文或即王亦心倚之如此才有何意作賊宋文

帝所為惜孔照先也文成晚撫思田結局頗草：當緣同事
監司寡如楊璋其人有三王論者為濠偽兵部尚書奮亦為劉
忠宣楊文襄樊拔

同時自伍文定而下邢珣徐璉戴德孺胡堯元督躬冒矢石有
勦亂功謝源伍希儒公幹御史同舉義堂遑顧九族皆賊平
各作歸至或誣之曰踏丹金寶勞之弗圖橫生忌謗灰志士
心且乎王文成為發憤辭爵

守安慶為張文錦楊銳功甚明閔舒芬記云張楊已
旗賴指揮崔文斬其旗擒附賊潘鵬之子戮于北

守議不知舒何據想屬訛傳

林見素家居聞宸濠變即夜範錫為佛即機銃手執火藥方冒暑馳二僕遺王文成於江右比至濠就擒七日矣林忠義之誠老而彌篤觀此知前疏發于劉瑾誅後有深意殆為張永輩成未可以諸生見輕咎

宸濠事若成則費文憲一家首受其禍勢最危故捷聞喜幸獨深有志喜詩其云八月朔日食晝晦鷄鶩皆歸占為諸侯謀王其國不昌終受其殃天象信先見抑時全得進賢全劉源清力過其東行非然亦安：

安慶守不下王守仁師已及南昌李士寔勸宸濠舍之直攻南京既正位江西自服不從濠時聞南昌危心膽已碎虎出穴
兇搏其子安得不還自顧且安知南京之可疾下乎袁高煦
反亦或獻此謀終屬浪談

李本司李建寧值宸濠反往提兵守分水關力辭科場聘義猶
可及其擢去留記諸司云嘗斷三死獄成案後始覺其誤誨
之後代者無嫌改正則斷之乎難能矣學莫善於改過自知
明白訟勇最一生學問得力

唐寅郭詡始俱客宸濠所漸睹逆萌陽狂自脫去總高名絕

技累之、推之、李、夢陽、莫、元、亨、皆、然、使、道、學、之、儒、能、如、賀、晉、聞、
莊、定、山、其、人、莫、至、有、此、匪、議、使、文、墨、之、士、能、如、沈、啓、南、文、徵、
仲、其、人、莫、至、有、失、身、辱、咎、原、自、取、

王新建能用度外人、收羅甚富、如致仕縣丞、捕盜、老人報効、生
員、儒士、義官、義民、殺手、打手等、皆在籠絡奔走中、即土目亦
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徒學問澄徹夾、

伍丈文尚書幼從外家詣寺觀燈、夜迷歸、寢佛榻下、詰旦僧啓
扉、見一童子、熟寐、席、襪、華、整、皆、自、他、僧、房、移、至、者、莫、測、所
自、駭、甚、送、之、還、蓋、神、明、默、相、之、矣、即、如、王、文、成、五、歲、不、言、驟

詠金山詩奇絕後寧可再得

楊侍郎果自云吾歷官實多曠廢。惟不識劉瑾。錢寧、江彬、三虎、
差免媿耳。抱負隱然。記張侍郎士佩亦云。生平自負者。三官
無錢運。無賄賂。無居間語。平。要大夫如是足矣。卻尚書竇
願為真士大夫。即同此意。

南部屬入守備廳。見中貴禮甚。早至張嶺。惟長揖而已。迨後遵
之。嶺布政江西。哀濠饋之粳。薑芥四物。意垂雜江界也。先
亦忤劉瑾著節。

韓邦奇以僉事劾四月太監被逮。自記自浙至京。未嘗頃刻釋。

三刑故事下錦衣獄者杖不過四十乃知八十且命人監視之知前斯違繫諸臣道皆彙三木即岳正張鵬等可見後稍寬杖數亦無定準不如諱言

張永先同楊文襄定寧夏變歸計誅劉瑾比王文成齟齬于張忠許泰之間形迹危復賴永婉解永似可與言者既坐階司香文襄特薦起督團營功亦難泯王元美記正德間有兩張永致止是一人耳豈偶誤與

武廟歸自宣府百官迎道尤不稱臣至幄下騎坐楊廷和奉觴梁儲注蔣冕奉菓毛紀奉金花手接飲已各賜銀牌真大家

在戲局中不審諸公作何面目時惟翰林官不賀亦無賜錢
尚是舒芬崔鉞等持正力

韓邦奇極為張絲白寬時韓寔為吏部主事有堂屬誼惟寬絲
故詆李東陽益力如引御史張芹李崇陳寬張未劉瑾魏彬
歎人性行不同東陽皆得其秋心神奸莫測等語豈不無稽
同事之思乎惟云蕉芳劉宇與瑾交厚莫能間絲始勸退之
微可補史傳闕

鄭宗心為光祿卿諸供應悉準弘治例樽節頗多武宗偶幸
光祿涼樓承命進芽茶等物僚屬少之虞得罪宗仁曰罪有

有我在或傳上且去笑為節儉管家云後官戶部尚書任立
人見楊新都誌中

武宗天性私寬即荒遊默有操縱如南是日布政姚鏞誤觸龍
舟都御史王詔急爭黎瑞俱不怒釋之山東鎮巡官進宴卓
畧第笑曰慢我何甚及駐揚州太守蔣瑤力却中貴傳宣需
索俱揭帖進上坐行宮薰下諭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
也瑤每執奏但目為酸儒而已卒全賢守之名知 萃皇慈
仁脉猶有存者

所記武宗大度不一端時將官朱乾等橫行直入臺基殿取焉

革去為主事黨以平責禁江彬怒執詣豹房想方盡寢語曰
小事故他罷日跌得旨遣官且回聽明日發落已杜門待罪
三日竟寢出外望恩

鄭善夫諫南巡疏云以天子之尊貶而稱公非惟大怪且有大
憂設有不順藩王以公禮處陛下奈何時武宗自稱鎮國
公名壽故鄭疏及柳不惟是帝嘗習韃韃言自名曰忽必例
習回：食自名曰沙吉殺爛習西番喇嘛教自名曰大寶法
王領占班再說怪盡

武宗初巡太原得晉府樂工妻劉良女能壁幸南征劉贈一簪

為信過蘆溝駢馬失之大索不獲至臨清遣召劉以無信辭
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通州與共載而南宸濠偽檄中既
奪馬指揮妹梅馬皇后復納西山娼婦號劉娘：指是聞自
南都還蹕頓賴劉回駐力

遵化湯泉有正德宮人王氏怨詩題其壁其南巡也道遇湖廣
參議林文縵入其舟奪其妾行事載弇州巡幸考又南京教
坊妓王寶奴亦嘗給侍御輦

武廟幸楊一清宅楊侍酒俳場內大璫皆巡撫陪筵御史監廚
每上湯飯具五十金為儀旨暫收下至數千金日盡與楊先

生作茶菜資一日園中釣魚作詩亦令楊作辭詩才鈍請入
室構思不許笑曰我考秀才正要面試詩成為易一字嘗戲
呼為楊麻子云晚洒可笑

楊邃菴陪駕樂飲兩晝夜應制作闌門之歌或云有婉沮車具
越功稽無顯極王褒澤贈絕句曼衍魚龍看來了梨花新
部出西廂蓋嘲之也何嘗有規諷意

有傳武廟幸鎮江祭新閣老貴丈云朕在東宮先生為傳朕即
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閣先生計哀哉按史僅遣番僧繞
呪之不聞祭丈而辭氣高古曲折盡六言中又非杜撰所辨

當於寶錄寶訓徵之

喬白巖字之在南樞坐使逆藩權角權倖竊謀六飛安返具有
昔人矯情鎮物之風聞武宗伯牛首山江彬陰懷異志山
神震吼達旦彬懼止歸抵聚寶門夜深傳開門迎駕白巖
堅閉不納是夜蹕駐報恩寺所謂以死衛社稷者非耶寇天
叙時為府丞功亦亞是

徐子仁素美髯武宗手剪之用代梯子因自號髯僊視謝
靈運鬚施天王像事為奇徐被遇想命撰詞曲故楊循
吉亦然楊瑾同優伶耳徐乃至與上同卧起

楊循吉自撰生誌叙族望始楊震楊結楊億以及本朝三楊迂
誕甚矣 武廟南巡蒙呼試樂府嘉靖初進九廟肇其頌一
篇華陽求嗣齊儀十卷亦蒙嘉納語津不慙視其壯歲
棄官高節若兩人焉何也惟自誅辭云有官不作身日早無
財可悅親益離指特悲愴

祝允明貽唐寅書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願少
加閱肆可大可久語有淵詣殊不類祝口中時蘊郡王文恪
家居後進風流輩出各縱所至未嘗以一律拘而諸才士亦
不聞於王有所異同猶稱盛事

武廟駕南迴亦醫院使吳傑功傑每詭安江彬以萬壽無疆狀而密言於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豈有莽所毒慮懼百計邀上還昔云工執藝事以諫其傑謂乎傑子孫今為毘陵著姓

楊石齋行狀云諫止寧藩護衛事而梁億著皇明通紀乃謂楊竇擬旨予護衛梁厚齊傳云寧齒劍不草成武大將軍勅而楊慎駁孤樹稟誤乃謂草勅者竇梁二說不同億為其兄慎為其父霍韜輩又以愛憎意憎飾其間各引內閣勅書簿署名為證將孰從辨之

霍渭厓為梁文康傳云負郭無寸畝所有田皆賊巢不食之士
議建先祠需八金卒不能具信廉矣然其子次攄豪富驕
奢多占人田產殺人無算至為言官交劾并及文康視霍辭
何相刺譏王文恪子延劾富亦著聞

凡評論古今人忌從私意起見崔銑力辨李文無富貴容而
以賄詆徐文靖黨加王文恪崔從河南人起見也霍勣力譽
梁文康有社稷功而以逆誣楊文忠黨加三楊霍從廣東人
起見也霍語尤不足信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綏生劉瑾黨陸完生宸濠黨王瓊生

江彬黨皆論死謫戍有差石璫代璣或帖部門云莫做莫做
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個近刑部尚書亦連下獄者五
人願世仍貧做尚書如故閻不畏死

馬思聰以南部尚書事權江西所治去南昌三百里宸濠生旦
即無賀得以道遠為辭胡自投虎穴雖終憤懣不食死義
同孫許而於撥時度務之智為已踈矣時王文成亦趨赴省
倘與宴不審何如以觀天意

李士實飾詐沽名多諸賢來往即蔡丈莊尺牘亦以劉時雍
李若虛並稱時雍為大夏字豈其倫嘗出白鷺圖求林

尚書泮題泮奮筆有終恐羨魚之句時歸魯見泮初同楊守
隨盧楷疏救陳孫酒鑑知名

行人傳檄奉使出聞母病京師以使事尚緩乞回京省母禮部
尚書劉春曰既可勸孝復無妨公務何成案拘覆從之春此
舉得法外意檄吾邑人狂孝節最奇

吾邑顧侍郎珀長江西藩政屬有龍虎山之役不忍派民查庫
藏得三巨桶封識巧散無簿籍啓視之全也以充工作費餘
代歲額此等事極非前輩所難

韓邦奇修同州縣記初見解傾圮問諸民曰州守貪不暇為也

再見杞益甚問諸民曰州守廉不肯為也廉乃與貧苻緣
其避勞傷之嫌侵尅之誣故語有深指

康海誌鄒昊墓謂太監劉九奉勅入西番取活佛檄四川藩省
措置銀百萬其得改為十萬者絲昊力按九入番事虛妄為
番人所襲僅免叱歸則宮車晏駕矣莫追罪九者王文成有
擬諫迎佛疏察正其時

如王晉漢生平揚之則為名臣抑之則為奸黨而非定論視王
威寧同晉漢與楊新都為仇桂文襄霍文敏特譽不容口
過譽晉漢正為巧抑新都地度才誠過人守者矣威寧猶未

免媚汪直取容何況晉漢

何良俊記 武廟彌留之際楊新都計誅江彬以握重兵為憚
謀之王恭襄王曰錄其虐從功令至通州聽常於是邊兵盡
出彬遂成擒按新都計深隱決無預洩之不知已之前王故
黨彬亦無新都畫策事

即高岱鴻猷錄云 武宗崩江彬偶不在側皇太后下榻廷和
寺議秘不發喪以旨召彬入誅之致彬業出成服值坤寧宮
安眷吻遺祭見收寧不知鼎湖信大喪詎可秘耶更以曹爽
釋兵歸第事為比益去之速

觀楊文忠之處，庚辰卒已間虛位，四旬迎君子，里鋤奸弭變，散色
謚如當於當，勅韓琦傳中求之，覺本朝三楊二卒俱有遜也。
抑其時孝康后主持功亦不可誣。

楊文忠在正德中事難，違志委曲，將順多非，遇鼎成經濟，才幾
末繇見徐文貞亦然，兩人並以登臺，詔汝功倘先，或罷去竟
洎沒矣，作名臣亦須運命，嗟夫。

以上一百四十八條

國史唯疑卷之六

嘉靖

正德七年九年黃河連清李夢陽詩云今瑞定於今帝應世人
休擬聖人生蓋婉辭也至嘉靖改元始直書其事為入繼大
統之祥云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為聖人清舊有河宜濁
反清應陰變陽諸侯變王之說

世廟初徵入繼毛尚書澄奉旨往迎有議行五拜三叩頭禮以
見者毛曰今遂行此後何以加之將來勸進辭讓禮將遂
廢乎從之得倉卒處大事法格駕至京遂正位楊廷和請

俟勸進不可毛所慮竟未一行

論定策迎立功封閣臣楊廷和等伯爵並疏辭庶吉士李默上書諷贊之甚力時若少濡忍者後來大禮成新都禍益難解矣英主恩豈易消受况群怨日耽：其側乎默議自正然竟以是外轉容人政自難

嘉靖初年御察院請差巡鹽御史批卷稍誤以未下閣票故給事黃臣以為言封還原疏即改批出如舊制時尚虔懷細諫為新政勵精之始

史道勅楊廷和下獄遠謫彼自違公論耳乃一時大小臣僚無不

為楊䟽辨涉附和之過遂使邦人伺隙冲主啓疑以有永嘉
報復之禍考齊康劾徐階事同

大禮議起 世宗初云朕欲追尊美號立祠安陸而已即何淵
請立世室大廟尚謙遜曰豈敢干太廟乃其既也稱帝稱考
稱皇稱宗遂至躋 武廟配明堂即張桂諸臣亦明知其不
可莫能奪也禮則有坊情何極之有導其源思節其流難矣
故君子務誣情伸禮

初張桂雖驟遇詞林鄙之業以詹事兼學士貴顯矣一應寄
錄經筵日講主試教習諸典禮皆擴弗使與唐順之為張

所舉首固自遠翔望詣門投刺趨躍馬馳去致恨次骨空
詞林署逐之別選六曹即充入事亦稍激云抑時尚微存氣
義後茅靡矣

楊一清費宏皆以右大禮議台用老臣廢居久厭苦寂寞或
不無優輒趨時意惜王鏊先卒不然必首徵矣然安知
非鏊福二公迄不為後進所容被醜說去費再三起尤
煩人昔云冠一免安可復著

議禮諸公多博學潔行盛氣雄辭張霍尤甚似從精靈
神道中來驅虎碑未必域格當緣氣類之合內惟黃宗

明稍和靜嘗疏救楊名至繫獄左官不悔值莊肅皇后崩殺
禮亦力爭較無諸公憑陵諭訛之罷宜表出

議禮諸臣未幾即自相矛盾觀張永嘉疏於桂萼曰聖明所知
不待臣言於方獻夫曰懦弱無立緩急不足倚於霍韜曰變
詞擾事非政體於黃綰曰反覆詭隨諸臣不無藉之口顧何
芥矣也楊一清費宏最所倚重亦終污蟻之薛侃愚忠為陰
賣宜矣薛頤以學行聞

世廟以張璉故成聶能遷意終憐能遷以夏言故繫郭勛意
終憐勛以陸粲王準故斥張璉桂萼意終憐璉萼恩威不

測難乎其為言者矣蘇明允所云以蘓秦張儀之術濟其龍
逢比干之心計惟此時為然

張永嘉議大禮之功不足贖其議大獄之罪故出故入罔上陷下
使及見隆慶初蔡伯貫獄詞寧無媿死方猷夫傳猶方引去
就力諍其孰信之

蔣文定瑤大禮議引朱子答濮園問曰假如仁宗濮王並生於此
英宗遇焉終不成而喚為父緣只道死後為鬼神胡亂稱呼
不妨寔非道理此說最淺明張桂難答又引漢文帝詔賜天
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謂子有當為父後及不當為父

後之分亦自精覈

凡阿附議禮多出於錄事巡簡教諭縣丞千百戶監生一種無
耻雜流意欲何為即張靈自思恐亦無樂班是尤可笑者教
授張時亨謂上宜劾古人刻木製皇考像朝夕侍立決事仍
請聖母改衣帝服上執天子禮以朝反覆數千言怪誕極矣
宇宙間何所不有

訓導蕭時芳言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議論各殊宜
各三人坐賜枉酒釋其意坐逮斥為民可謂位卑言高匹夫
懷當世之憂自詒伊戚者也視前教授疏同

鄒守益誌劉泉墓云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撻以死泉
適還朝泊臨清終夕拊腹遠舟行自相問答曰能黜以撻乎
曰不能驟進乎曰不能終黜乎曰不能是三不能不歸將何
待遂歸妙在無一毫文飾

陸澄豐坊並以議大禮謫久之說辭悔罪仍附和張桂唾餘希
為進身地卒被聖明洞照擯弗叙則何益矣澄文成高第以
道學著坊學士熙子也以詞翰名枉費機關自其淪墮宜以
叛師慄父之罪之

毛文簡紀乞休疏云宣召徒勤而杆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

責隨加臣亦何顏面焉朝宇之間班行之上語賴直有古大
臣風旋奉嚴旨放歸時進退輔臣稍輕如毛紀石琚賈詠費
宏一清皆不以禮去

謝丈正以篤老之年溘淩再出微損高致聞楊一清欲援之自
疆為沮抑張璉地然如璉才氣豈謝所能抑者幸僅踰年歸
不大為後生描畫然危甚矣梁文康節於改元前致仕去較
私止足之風想浮議亦復紛起

費文憲晚受貢玉証身在位而僕被執對簿于懋良被罪繫
獄給事楊言以為中理隨得禍重情景難堪一去已為厚幸

怪復有赴召之舉何也豈有戀不能割者乎甫數月卒律以出處之議似難為解

御史陳察當陞大呼願以臣察不肖軀易楊言地下衆為辟易上連日攝之不動察此舉自奇漢東平生蒼語朱暉曰蜀者楊自視孰與陶相如察近之矣嘗以請燔非掌故雜書為劉鳳所譏願亦服其剛峻

楊文襄初因結張永計誅逆瑾卒以撰永墓誌受金錢坐罪因張霍輩傾之士君子有寧考其身為惡辱救時計者遠度宏襟自當別論惟小人不可作綠視菲亦足戒也即

彼中有呂強張承業其賢終遠避之為是

前記景清周或入朝衣緋事聞張永嘉疏云顧佐為都御史有
貪墨不法大臣許着緋衣當御前面糾就行擊問凡遇都御
史衣緋日舉朝股栗得之矣然張疏惟都御史一人不知給
事中舊亦得服此也

桂萼請糾道互相糾劾從之至嘉靖十七年詔近來拘例塞責
往：挾私報復甚非治體今後聽部院從公考察不許互糾
時英主之興已闌末年諭農蠶二體著自朕作亦虛瀆耳
罷之意同是總新特事俱暫時過歷

魏莊渠與桂安仁素善桂跋多穎潤色張永嘉心害其能佯為
魏入講筵旋擠去此呂夷簡薦李柬之法也觀魏答桂書戒
以言過疎氣過猛必也法蹇之反身脩德泰之包荒憑河猶
宛然執友風規名儒舉止

霍韜初擢禮部侍郎尚書俱辭免即父母誥命妻卹典亦堅辭
曰不敢以議禮得官及其後當大任則洋然笑方獻夫以吏
部尚書歸遣召不至得將別用之旨遂就道同被人窺破近
於辭小就大之機

霍韜以南音辭免日講薦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較顏木何

塘王廷陳自代霍於海內人材尚留心恨驚福耳偶犯之立
碎嘗以資望遜侍郎徐縉比陸繫攻去張桂即指繫係縉門
生有汲引嫌前後言不復相預

陸繫為庶吉士連七試居首改授科員詞林故事未有也時張
桂驟升御諸吉士不諧擇特破例擠之即此事媚嫉顯然後
人每說頌永嘉誠所未喻

袁永之棄以解元高第入廷對永嘉得其卷奇之擬冠多士時
永嘉方為學士擢於廷論故抑置首二甲既折封知為袁棄
有悔色永嘉以得袁自喜屢侈述其事袁不荅亦不諧謝舉

懟遂作竟出諸庶常劄僚仍允法中之嗚呼世有顯擢人高
官而不為德者乎於唐應德袁永之見之亦先朝士大夫舉
問素明不以私恩掩公義今七矣夫致丙戌己丑二科庶常
並從外授己丑永嘉主試寔所舉士也無留者悻戾可知

霍渭厓於鄉不稱治生於座主不稱門生亦不受各門生刺然
觀霍與朱二守書云生于巡撫稱晚生巡按二司稱侍生同
年稱年生於老先生稱門生似門生刺亦所不廢不審江何
人得如許穉穉門生亦費事

黃館能改葬謝文肅墓撫視王文成遺孤居然古誼不得築

以傾狡訾之或証得王金磚殆不足信惟館嘗於彼劫目自
陳議禮有功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可袒衣視詔下都察院勘
館此舉醜甚無分毫學問氣

胡世寧自為刑部郎即疏說詞林以此出守粵西遠郡後顯貴
竟伸其說與霍韜二人是詞林先生寃對生平建豎亦錚錚
晚微有牛鼎之意每先為將順親暱之言以自結於上徐引
之正議義三軍幾同告宓挾術任數行已在通介之間疑一
時風氣使然賢者不免

席書自言議禮忤諸臣胡廣問刑官以宦所劾長沙守朱卿

罪盡為開釋曲歸罪李鑑既法司訊鑑罪昭然宋卿無故
入狀因劾書不宜藉議禮肆行要挾旨勿問不意書亦為此
言蓋業淪於黨習不自知其不可矣

陳澆家居不法被劾坐論死以議禮特宥聞住原其妻子幸矣
席書霍齋猶為訟言韜自其同鄉同調書何六爾：時南臺
劾書救一陳澆而澆輕之稱一鄭維而維詆之尚輕書於澆
之下且不歸德焉異甚

嘉靖初如林俊孫交喬宇彭澤等累朝名德咸不竟其用去
於是張桂方霍諸要人為輒陵厲氣風生自翊我輩蓋天

欲變成行_一之治而為正嘉國執人心密隨更改即楊一清胡
支寧席書之流故嘗涇濡醇懿頡頏英耆者敬焉者而亦另
一番氣象矣洵去道升降所關

席書為其弟春乞留自僉事改修撰誠屬違制格春外調寔以
纂修叙勞故自来實錄加恩宜進秩無從外調例費文憲此
著原_擬錯使彼得借為詞

楊名下_擬嶽逼供主使或云廖道南素忌名同邑席書位已右授
意名指之不從事未辨真否按道南在講筵屢贊典禮蒙
眷如罷姚廣孝配享改正度成章樂章及四郊分祀議多

所倡明中一摘徽州判旋召復雖張孚敬汪鉉莫能間也席
文棄任用在先無相輒理或其弟春事孚聞汪宏劾春疏果
首指及足證誌文之誤

張孚敬三台三黜候去條來上固非待大臣禮而孚敬亦不復
以大臣自待。拍麈任意矣。尚者尚舉其榮輕行違為美。此如
婦見逐於舅姑。譽之曰幸不盜舅姑家物。豈棗論哉。惟進驟
故退亦輕。物不可以苟合。諒夫。

張桂自以陸贄言罷何與霍韜事而韜輒為痛心疾首力攻
楊一清惡必召還文為快揆韜意祿位是自家物竟當三

人相終始已耶心粗膽大明肆潑不復擇首非後來坐郊祀
詔闕械送都察都院獄數日折其氣幾若狂矣使韜作尚書
部事必當盡壞聖鑒昭然

張永嘉力爭張延齡獄稱最德舉詞其奏詞以議禮犯舉朝怒
怒昭聖之心亦未嘗一日忘臣今延齡事發大小臣無有言
者實皆幸有此舉俾昭聖不得善終以深皇上之過重臣等
之罪使無所解於天下後世云張雖借端納牘實是寃情
張意亦自懼也詳味自知

方輿獻太后壽旦命婦畢賀未幾值昭聖壽遽傳免形迹著

明御史朱澍馬明衡諫恐臣民以是疑兩宮不聽前霍訢疏
有云照聖雖禮秩尊崇勢日輕聖母即尊稱未至勢日重
噫韜等亦念及輕重勢否乎可為痛哭

嘉靖初換易鎮守內臣彭澤言內臣數易為民害愈甚養餓
虎難於養飽虎詞特危悚蓋已為撤回鎮守之漸此張文忠
李康惠功難泯而尚書梁材亦與有力

罷鎮守內臣桂文襄亦以為請猶不便昌言從密奏想疏：乎
不容失身戒歎乃林希元疏業登及之林仕稍坎坷鮮知者
中興聖政未必非前疏為美之採

方獻夫疏守令不得人黜進士額少用舉貢充入途輕人玩且
倍取進士五六百名外志注三甲除為令方議頗難行
朕如近日並用三途有微俸混淆弊不若加恩廣額俾人
甲榜自命之為愈也稽宋制畧近

夏言劾方獻夫疏末有恭照吏部尚書方獻夫再照以傳張
璉等語方怒謂非奉詔遠問何得具恭語且照及輔臣詳具
夏辨疏其後吾邑詹仰庇御史諫 穆宗疏有云再照人主
之奢儉四方係以安危為中貴所聳激指為狂悖坐杖點
歸遠近章疏實所稀見

禮部尚書得兼翰林學士銜自桂方二文襄始時以議禮受寵
且陰示入間意耳後遂為定制其官宗伯不帶學士者惟
萬士和徐學謨二公或以從外入耶王用賓改南吏書御筆
加兼學士銜尤屬異數

建昌守鄭源漢入覲携所梓夏良勝集分遺朝紳內有良勝代
喬宇起草劾張璉桂萼跪璉萼怒坐非毀大禮戍良勝降
源漢職併閒住前叅議張懷姑紆一時憤可耳璉萼能盡
禁百世後無或反唇者乎拙甚矣

章商臣請宥議禮得罪諸臣謂先朝所廢謫者今業經優

叙傳為美談安足諸臣不為異日所叙乎避其美以遺後人
毋寧先之而卻經邦又云禮與政不同張璠尋去尋留非政
體跡似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為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
也可成也亦可毀也二官傷太苦勁舉聖意所諱避不欲語
人者盡數說出宜並不免

世廟諭張永嘉欲用宗室一人守備南京張不敢奉詔寔上意
集衆美自居聊言之耳一鄭王厚烷不錯貸况容所忌惡于
時朕聞乎末年二龍不相見之說益瞭然矣似茲龍性即為
其父母子夫婦難之何況君臣

南京振武營變旨云簾遠本因堂高無自遠之理稱聖斷矣忽

續云若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其以孝烈皇后忌祭樹徐階
等初議曰后所配者入繼之君忌不祭可爾動以此等語箝
制人真為惕息

方劉東山上急變証張廷齡定國京山諸公侯俱繫繫所司請
移逮張等敬僅免昭聖太后至敝衣席藁為廷齡祈哀不
可得情景何如非陳讓往獄中發情上疏痛言東山罪幾
宥：矣讓赦出竟以他罪械死東山極鐵漢坐後顯陵合葬
議點寔有用才

黃繪黃宗明並自恭政台復為侍郎謂非微議禮眷不可其次則撰文供玄諸臣最承恩遇即有過晏然若素燁以放蕩糾徐文貞子璠科場備代事聞並釋不問使搗及他臣者得謹責幸矣明如永樂中新舊官例

張文嘉家居強市第宅自廣日後數十人富者輒編使督工民怨嗷：賴溫守郁山詞傳始息王元美傳云土木之功冠江南是矣而於別傳又曰公沒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勝何也政惟宅高廣故難勝耶

方霍家居橫志非特如龍其大稔所劫已也湛甘泉故稱恬靜間

亦不免生徒往。煩人為南宗伯日楊州儀真大壘商皆從
講學。號行窩中門生到處請託。或嘲之。正到處體認天
理。如甘泉教云流弊可知。

霍渭崖云桂見山。自諸生時。夢他日當立功八桂之外。夙有平
安南志。既當路。特起王陽明兩廣。思與共功。不謂陽明歸念
切。遽移病去。桂恨其負己。沒後。以學術為疵。劾送奪爵。現
此。知文成熟。表江右。毫不得江右力。不知彼中鉅公。何善求
蓋世功。自固夏桂洲亦然。豈風氣欤。桂議留文成撫兩廣三
年。聽離任。見蹤中。

李廣惠承勛自左都御史。晉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缺。上慎
選特改命之。尋復改兵部。不論官惟才所適。今寧有家軍轉
司寇事乎。古今人信不相及。

虜犯大同兵部李承勛議設宣大總督。推都御史王憲。不肯
行。拒甚力。鬚色俱厲。為言官糾劾。聞住去時。承勛對衆言曰。
今莫若改憲本兵。某自去總督。此語猶有大臣擔當氣象。其
後本兵張瓚畏避。邊諫說云。故事。遣都御史請專委吏部。
推亦為吏部所持。老奸負國。先後一轍。于忠肅自請視師。眾
莫不再觀矣。

毛文簡登位宗伯。會南家卿王革卒。請卹典易名。毛摘其科場陰事。堅不予。陽明先生大慙恨。貽書曰。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王視毛同昂。元尚書。且其子勲名方盛。生徒滿天下。何靳一謚。毛曰。我所知惟禮與法。他勿問。時休其峻。

席春佐銓。請仍優楊維聰。使沂詞林。賈案典禮。請勿調周琬。高簡銓司。持論原正。乃一扼於汪銓。一扼于嚴嵩。各落職去。聞春大禮議。頗不然。其兄書來於分宜。鄉人也能矯然自異。非無識者。或云。宋故夏言。姻再起。言為抗分宜。地言敗。因累及。

說近是惟前二事實可稱

曹嘉為百官圖分別四等以獻坐謫給事安盤曰夫以一人品
第衆人如唐王珪之評房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評黃福等皆
承旨為之未有無上事而此責在吻者也譬論最公即馮恩
攻汪鉉可耳漫及盛庭加柳楊其間使彼得借頌大臣德政
律為辭自生荆棘

輔臣出行遠惟嘉靖中楊一清翟璽起自家居皆改部院衙不
繫內閣至萬曆末孫高陽承宗始稱閣部近查踵行之莫為
異劉文靖吐：迂談矣

孫丈簡承恩生而直項見客自一揖外不能措辭獨為世廟所知初議禮點如也屢獻賦頌徽卷遇以此湛若水晚多白鶴白克寺頌頌亦貽譏大雅

林貞肅過吳誤印二泉值甫建坊訖曰公盛德亦為是耶印卷公族望故不須此某門戶初起如制表里恐亦非過林意終不謂然按二說俱有致為印易為林難

何喬新得謚文肅雜發自林從卒賴廣昌令張潔請力此令故非凡物嘉靖中績封劉基城意伯侑享太廟亦本其鄉人刑部郎中李瑜疏二名臣定論竟決于外交庶僚之口天下

事益惟急不為耳

張潔不惟請何喬新謚見重名流其為客却不附阿王瓊議彭澤陳九疇坐是免死竟以諍大禮杖斃文行巖：在舒芬黃輦伴踰之間奇男子也潔祖善昭官僉事嘗奏寬練子寧等威厲禁庶云世濟其美

嘉靖初閩兵數譟以三月之餉為詞鄭善夫語林見素曰若此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邊餉有懸至三載者閩軍士征戍日少得自營生若處置得宜雖逋之十年未宜變也源禍始萬同知某云鄭風采鮮傳僅見是稽閩兵屢變布政查約至

被殺嘗一賴林廷玉綏靖力

王大用以知兵著名康決有威閩前輩自黃鎬林廷玉後當推
大用嘗客遊大同習其風土及以巡撫王謙表有云才雖非
擬義不避難地即奮遊浪跡竊方於司馬天之申命棄繻敢
後於終軍請者壯之

嘉靖八年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計十五卷令其子
詣閩奏進詔給冠帶有司禮獎同安郡屬邑詢先知者但
記林希元上大學定本書奉旨毀書褫職而已林所著
易學存疑亦盛傳世

歐陽鐸撫應天均蘓松田畝顧文康貽書曰公行法吾家增賦
十石然為百貧家十石矣此近世士大夫所不肯出口者顧
亦難及鐸先守福州多惠政

顧文康與臣講心箴 世廟稱善為注釋因及視聽言動四箴
敬以虛詞七章仍陳五事皆道家香水供獻鄙壞語云大
約嘉靖諸臣始登精禮樂既殫力祠機原相通總為潔身自
媚計給事高金以罷姚廣孝廟享請推類劾卽元節真人疏
妙甚惜不能從

徐莘亭初以事孔子祀典謫外亦為佞鐸柱議之曰徐階小人

永不叙久亦遂志之其自江右督學改宮僚賴馮恩力馮時
謫戍過南昌代都御史何某草疏達夏桂洲因被內擢躋台
輔謂君相能造命非與

徐文貞督江西學方試士聞馮南江至輟試遣諸生出郭迎馮
至宿之試院撫按皆就訪今此風可再見否耶李寒敏遂時
家居朝文貞為四面觀者蓋恨辭馮因詢李所至文貞曰當
不失大司馬先輩識量終異

今人處謫宦邑：不樂觀文貞延平詩云俗朴到庭文牒火山
深入饌蕨薇辭精光風雨騰双劍。香火春秋禮四賢。自註。

予往歲請延平縣其土俗有移家之約嘗於道南初下累石
為壇又為其鄉大夫鄭給事某黃叅政某游最懽窺此老襟
度超然包涵百荒氣象。

李文康時入閩以是張理議故輟徑可知然處於張夏之間漢
無忤色度亦有過人者崔子鍾頗識其奢謂所居卽價直萬
金妻客出玉掌相酬金銀不貴計後來夏嚴諸公益汰侈矣
偏於操切朝致此經屢驗

王文成思思之役焉為且員如許威名雷散大雨點何小也或
將以處池仲容法徐待之惜遽病乎傳所愛門客岑伯高瑤

窺王意使人索盧植王受萬金幾激變姑儉就此然王集中
稱伯高功不置不審何解

王文成行師始終得龍光力猶陳白頭之於戚必保然光貌故
類文成昂鼻多鬚其以數騎往受盧藪王受降露忒數十里
呼聲震天光神色自如坐胡床引二酋跪宣德意首驚疑王
公自來竟定議歸真奇士也僅博一縣丞致仕無他賞更為
吉水人誹議資悲夫

梁材以戶部尚書同吏部考察兼讞鞠刑部大獄皆奉特旨
行事竣仍還戶部世廟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

復何憂然竟忤旨去材司園計十年謹持筦籥為郭勛所忌
傳沒後頗見思比於曲江之悔

世廟於王守仁湛若水鄒守益講學諸臣並不見賞評王經曰
過執則幹事不通疑亦何塘趙永之流微旨隱然湛以年九
十例得遣官存問粵撫按以為請報寢時敬一卓爾并歲
方流傳怪徒存其名色耶

吳廷舉以不規正梁儲蔣冕過引為已咎二公業久去似可
無翹評為名末年舉白居易張詠詩乞罷疏內用嗚呼
二字豈敬君體近於率意直行以繙藉何良俊記其人

短黑輕動若山猴然殊不稱其志氣

馮恩廷訊日而叱汪鉉：情甚至欲拳毆之手注情真聞王廷相疏臣去冬會同汪鉉審錄臣與鉉以本犯罪不應律情屬可務擬有詞反若為鉉解釋者然惟鉉情欲殺恩：生機反寓蓋已為緝事卒偵知

韓邦奇以叅議論救高唐州同知臣山東屬官陛下差錦衣官較擊人自臣山東始慙直可想韓時辣性猶存後漸躋廡仕委蛇於宰相之間頌贊惟謹矣不惟韓王廷相崔鉉王維禎等咸有序鈴山堂詩

王廷相以都察院會吏部考察首黜吏部主事史際謂其
奴事夏言方夜圍間不點冒戒按史際漂陽人口可容拳既
罷官居積致富墾田萬畝名救荒濟以贖貴當道多所
輸助如太僕卿世金吾才當亦異是

何塘視學浙江至紹興望見渠：夏屋門左右曰其人治何
賈起此宅曰宦宅也塘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竊笑噫塘
亦知有甲第連雲稱潭：府乎王丈格初歸以其子治第過
過華不樂逃之洞庭筆前素風顛爾

毛伯溫督征安南請備官屬疏云臣弟男徑併家人日備肘

朕供使令俱係軍門致用人數應各支廩糧馬匹按此猶
有古大臣持威重守便宜遺意

工部節慎庫稱自嘉靖初從尚書劉麟請取用財宜節取民宜
慎為義係賜額麟善詩晚好樓居不能具文待詔為繪神樓
圖贈之出處瀟然有物外風致

林貞肅雖性剛峻而雅憐才既開釋李夢陽罪復力為文徵
明延譽得待詔喜曰吾此出為徵仲了此一事庶不徒行意
象藹然可慕丈在館中寤於楊惟聰姚涑亟謝去二分亦殺
風景將不慮三吳才俊咲人

河南軍餉舊充於大名府小灘或奏改他鎮許讚議增役創署
費不貲勿改便或請課有司積穀以多寡殿最讚曰既有預
備倉積穀徒滋苛歛兵部請發銀三十萬於甘肅屯田讚曰
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凡所規畫務循舊無擾老成
長慮襄毅公家學猶在

宋法許綱運攬載貨物既免任稅脚錢又輕故泉布流通生獲
富庶今以重載易淺阻禁運軍不許夾帶軍貧轍為盜京
師物價因騰湧大非南北之利攷陸文裕深議及之近驛禁
嚴與卒無所得食流為寇弊正同此

官較論捕盜功陞賞所捕九虛一實及下法司以係奉欽依人
犯例應立決往：明知其寃無伎未減得訟繫幸矣現桂
文襄疏知所從來遠倘着令法司審非情真者許奏釋仍不
追罪官較庶愚民有更生望

韓范洛修邊論云。宣大延袤數十里。不惟不能修。亦不必修。華
夷界限。本在寧武山海關一帶。宣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
在極邊。與虜共處。錢糧兵馬額設最多。乃將為屏蔽。天
下下計也。此古英雄深念。若止保守宣大。一甲人能之矣。范
洛意。急山西三關。緩宣大。微不可曉。捷云為屏蔽計。願

緩視之可乎。當更詢之識者。

拜貞素勳議進士舉士校官日籍貫下實注戶幾石戶部始例
優免。至三六年考滿各報有無增收糧米鎮脚色中不惟清
說寄亦使士大夫知愛名節。按此法煩碎難行。况近已槩罷
優免無可言者。

魏莊渠論郊祀禮。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地不
可對天。夏至亦不可對冬至。聖人扶陽抑陰。於一陽始生。曰
復見天心。不於一陰始生。曰始見地心。性心無偶。上帝至尊。
豈有對耶。辭理淵遠。魏意駁分祀。疑周禮大司樂一章出漢。

儒附會可耳。顧併疑孝經嚴父配天之文。則迂謬甚矣。不懼非聖者無法乎。

書洪範。鯀汭陳五行。帝乃震怒。魏恭簡引之曰。今日漕運而逆河。濟淮三潰之性。垂百年矣。漢武歲漕關東六百萬斛。至昭帝立。盡罷魏意。示規諷事實。難行漕運。詎宜有罷理於何。轉輸幾近于迂。儒不知時變。

郭英從祀太廟。特為武定。施恩今俗。傳鄱陽之戰。英射殺陳友諒者。係替說出其裔。勳誕詞。唐胄疏駁之。義極精正。勳無足論者。若因其意推廣之。每各擇大臣二人。祔享大蒸。如唐

朱例未為不可

南大吉擬築高廟垣十里汪應軫貽書論高功雖盡南詔治陵
不為恭若推其心且茅茨土階盡力溝洫安愚以民山為周
垣乎得寢汪大節可現守泗洲教民農桑請以桑婦代歌吹
美人用拒南巡宣索事尤奇

汪應軫疏云弭盜視馭夷異馭夷法逐出境外已耳用之弭盜
是以隣國為聖也自地方視若有彼疆此界之分自朝廷則
皆赤子可憐之地極則透確中情形

先是劉六劉七寇作京軍屢敗卒台各邊兵撲滅之生是

邊兵恃功跋扈有輕內地之心馴至大同遼東再度戡撫臣
縛主將目無三尺矣絲內輕外之重致然稽成化以前每捷
聞多賴京軍力豈尚行圍營訓練法耶

夏良勝議騎兵須邊徽素習不然適為敗奔地虜或得之壯
為騎瘡為糧况一馬費足養三卒今後務邊軍外勿給與
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夏語却亦中
窳總騎戰中國所短法當避短擊長

梁文錦以築大同五堡生變死亂卒手後毛伯溫史道續成訖
無詳者前因恭將賈鑑可急所致後為總兵梁震威望所

攝安危在所任諒夫文錦與劉源清初各以禦寇濠著績各
階亂信勲名終始之難

大同再變唐崇以督餉即在圍城中儲胥莫犯復能計擒亂首
開延諸將更入材畧有足多者卒開府其地崇先為吾閩尤
漢人既入為侍郎以病聞忤旨罷歸未幾有庚戌警尚書
坐死崇緣先罷歸獲免若或相之

李襄敏遂知兵負才畧傳南京振武營變賴遂指麾迄歸戡
定余讀唐申紀事云遂開府淮右時貪聲頗著嘗獻二白兔
得上歡又相嵩陰主之初遂專督振武營變作宜首獲罪

反蒙慰藉溫旨及擢長留樞密散庫金數十萬唱亂卒毫無
所為戡定也二說未審孰是

張淨峰岳林次崖希元同年相善性論安南事不合張疏云縉
紳善談兵類趙括房瑄之流空大言爾意明指林：疏云多
有吏事號精絕臨敵束手無策者亦似陰有所詖然林語稍
過寔非張公本色

以林希元之才倘獲登用楊一清天和翁萬達譚綸未足多也
遼更兵變奮發請討自屬正論即征安南疏亦確有成謀真
見非浪言之者莫登庸削爵繫頸降林功自不可沒吾閩

人徒歎張襄惠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二語執
為定案恐襄惠意非爾

林次崖自云 肅皇得予安南疏歎曰我謂海內無豪傑矣尚
有此乎後問大臣林某何人在欽州又語陶真人朕有二大
事未幹一擒王三一平安南都未曾祭告天地祖宗頒詔天
下予意林屏居久諸貴遊用好語慰之傳聞非確擒王三特
一勇士力耳那煩祭告晚進改定大學作為民事猶可已烈
士壯心還在耶

救荒善政莫詳於林次崖疏真仁人之言也中自述知泗洲日

賑濟全活無算即此陰陽亦宜食報於天奈身後零替何云
朱董燭有救荒活民一書元張光大我朝朱熊先後續補板
見藏南雍欲重加編進不果

用兵宜先定廟算斷在不宜此間外人可始終擔任如嘉靖大同
之師安南之討皆倏張倏弛不耐堅持至河套收復疑信變
於斯須愈莫測矣林次厓忽旨從聞佳誠屬無妄絲曾石塘
慘禍觀之林亦未必非福

安南黎順莫逆誅莫纂弒罪空為裔夷勞師無益也若畧其
纂弒僅以包茅不入罪絕之則莫方求貢不可得莫以代黎

誇鎮國入又何煩兵戈為哉霍渭崖張淨峰並主是說按黎
種已微且先亦屢叛逆不名為順惟前說實洞破夷情得其
要領後莫登庸降以是

安南本隸我版圖先輩如錢溥劉戩梁儲魯鐸湛若水俱有奉
使之行湛有賦魯有聯句詩叙各詳悉而戩尤以慮介聞嘉
靖中孫承恩黃綰張治先後遣使其國未及境台婦屬有他
故自是始絕跡矣視他屬國迥殊

世廟繼后張氏立數年廢莫詳何故或云張延齡罪且誅后以
昭聖意爽間為請上怒即褫冠服宮闈秘鮮能明也情景近

是即孝潔后初僅謚悼靈義類非是

章聖太后梓宮南柩黃御史正色巡上江職當護送疏劾侯崔
元璠鮑忠禮書溫仁和沿途贖貨狀上怒將窮治諸貴窘反
誣正色於梓宮前乘馬揮扇遂遺杖戍料虎頭編虎鬚故
是難事按霍勣疏亦微知正色所云

御史黃正色劾兵部尚書張瓚內有任蒲泉殊無善狀之語瓚
自辨臣實未任蒲泉正色坐奏事不實奪俸瓚在兵部最
貪鄙阿附分宜臺疏不宜捨大錄細

王延素官中府經歷有中使夜呼索阜城門鑰將出為章聖

名醫叱曰禁鑰安敢擅啓然事關太后奈何延飭跋更卒飛
脩躬導出入且跪聞請移醫城內聽不時台用時論嘉之延
素文恪公整仲子

世廟選北嬪詔不許強抑民間儀即陸銓謂若此倘民藉口無
慮者奈何請先述德意附以禮部禁諭母容規避上嘉之司
官以道達國體為能陸識近是

李開先推考功卽時文選卽黃禎亦其同鄉世廟以明歲考
察事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今再推因用任瀚防微意
其見近或一省擬數要津謂今甲何

劉天和舉進士偶逆瑾目屬異之授以宗人刺不報其入昏園
營也距京三舍許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迎劉曰與若主胡
戒也誤矣遂還之王崇古初為刑部郎伍夏桂洲為分宜所
中論死獄具獨不著名徐莘亭每稱之前事為二公勲業所
自出莫難易者過

吏部員外莊一俊嘗頒給文官誥軸失設香案將具跪認罪白
尚書汪鉉怒笞之二十俊媿憤自劾乞休下詔獄會赦改
南京用俊吾邑人能文孫履豐履朋並舉進士鉉暴灰垣爾
寇深劉宋何殊亦見司官舊有笞法

陳光之惡浮行，縶身負重辟，緣議禮教，起大獄，士大夫罹禍，無算。刑部郎葉應驄尤被其毒，坐違戍，葉素藪直諫，而巡火禮至，再廷杖，郵人以此豐熙王相二公。

林應標官客部會夷人，進玉，即中陳九川驗入，旋失之事，覺下詔獄。陳急謾指應標曰：「直署應標，佯不坐，誣服杖繫久之。」進玉夷再示以二人夷，衆視應標，數搖首見九川撫掌頷之。於是舉朝稱應標長者，而不直九川也。或問前何誣服，嘆曰：「幸得為同舍，即情親遇小利害，輒抗辯，是市交也。且奈夷人媢笑，何聞者難之。」

葉經監山東試以試錄讖訛遽杖死其錄有繼體之君德非至
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真令人吐舌
余曩嘗戒心於此談猶色變

伊底人廢固發端梁甲寔賴御史顏鯨力既國除沒入財產或
進上或留抵宗祿及補衛伍散官人等事極費調劑鯨入忤
新鄭江陵屬王篆為銓郎請列其父鄉賢不許為所中考察
生點時屢代訟寃

胡東臯撫勸陽有弁將以賄進呼諭之曰貪必受汝賄矣刻心
視汝職矣非為人則害已汝何為焉杖數十遣之唐大宰龍

最服此意宜如此處分不露形迹

王遵養慎中初以才名擢選充史館九十八人點用其九王居首
獨遺僅改吏部為張羅峰當國時事其以驗封郎謫外李遵
錢送之郊為夏桂州所恨遂左遷王復繇大計中旨報罷亦
夏意不知二公何善造孽夏誅死張俊亦衰抑其不祥之賈
之報與

張襄惠以議皇初祖神位事為永嘉所異欲羅致之不從此有
何仇而謀以他事奪其提學更屬御史往權困之乎謂永嘉
不媚嫉吾不信也世廟咎其不惜人才良然遂使大禮大

獄諸臣罕世窮荒為聖政累非小

薛方山為南考功黜王龍溪王以講學名一時頗多請託後遇
薛拜而謝之薛視浙學政嚴有舉鄉賢某以學進湛王為詞
批曰王為陽明先生固也湛何人吾所不識輕薄意隱見言
外顧亦佯引陳瑩中責沈為辭

羅整菴幼從父宦學官父偶公出首代書桃符云不規於事
為之未惟勉于仁義之天父歸見大驚大儒氣格業具醫
亂中即此是全部困知錄

劉邦采講新理學子赴江西鄉試以脫中露体非禮不願入於

是御史儲良柱令十三郡諸生並聽常服免搜索劉學是科
按此猶古勸駕績食遺意儲亦難得

歐陽瑜以受學王文成雅見器異將別諸益王曰常見自己不
是此吾六字符也言簡而該瑜終身誦之比于劉器之受
司馬溫公不妄語三字

朱子晚年定論書出余祐特饒證折之謂此入門工夫非晚定
祐娶胡敬齊女夙尚程朱宜有異同余謂姚江學深造未易
驟窺惟知董羅老人徐昌穀以俊並工詩賦自喜必澆以見
聞抑令投拜且津：道之未免有廣生徒降伏異己之意時

昔勝心還在

王心齋良超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信振古人豪趙文肅誌自
佳中齋錄二夢可哂一夢天墜壓其身日星失序托之起為
暨布如常萬衆歡謝一京師老人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丈
門變為人立晨起候之適先生至云全類荒唐夢中景復
何足擬攷吳聘君亦時說夢

舒梓漢稱周濂溪為吾道中興聖人太極圖與伏羲同功責
程正叔背師周禮出漢儒附會朱子亦為所惑又鍾律度
量所以治曆時節度節僅得大意必現周官之大司樂章

則律曆始有發前賢未發之妙

王文定道自云於古人有四恨為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一恨荀卿不及見孟子二恨揚子雲不與鄭子真嚴君平偕隱三恨二程親見康節而不傳其天先學又四恨又古今有此四大事從未嘗說破若為當然焉皆又一恨也說亦灑然可喜

王慎中撰陳琛傳引及陳同榜史于光林希元張岳其推重張特至張顧不悅王有書慰釋之張論學尚本曲禮小學如手容恭足容重之類不惟張凡數十年前吾郡諸名公聚遊

是相繁華遵嚴二公乃別有解粘釋縛氣象張自以學術致
疑不閱文即文亦儘造極致

貴州副使沈齋傳云齋初為閩副使會閩紳給事史于光與海
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賂巡按許之齋持不可弗巡按意坐
調貴州余閱之駭甚使筍江先生吾郡桂康吏第一家無擔
石遺寧有是事齋華亭人傳不知誰作豈全不識良心公論
何物耶異哉

顧晉史舊守吾泉其墓誌云泉有丘侍郎者縱家奴搏人於監
司之門公持法雖以江鼎公時按閩為言不能奪也侍郎

當為五中_卷浩有揮霍聲

梁端蕭材履給事曾仲魁興革五事疏謂深得體國惜財意曾
吾邑人稱漸溪先生仕終池州守霍文敏薦海內人材嘗及
之前疏稽王道思誌文闕載

吾郡黃太常河清居選部著名時為語曰文選何軒：前有黃
天台後有黃清源天台指黃文毅孔昭請方豪述友篇云嗜
學如炙說士如蛛氣充：心休：動必稱古人則先生者是
黃子河清之行也榘範可思

陳良謨恭政少善易值秋試舉守奇其才謂歸安令武君當

入闈且治易也。以末帛俾納贖固謝不住。已闈中果為武令。賞識守愈媿服。按武令名令尚文。登正德戊辰榜。先曾祖妣其女也。後復姓陳。知吾郡。易學夙名天下。

王文成征思田。道經懋縣。適南安司李周積署事。供慮夫馬。製方員牌數千。方牌給馬員牌。給夫三軍。肅然。文成喜。班下兩廣為式。後班師過南安。疾篤。卒。賴積綱紀。以無憾於其終。積夙受吾邑蔡文莊易。

莊用兵。試明州士。拔袁煒第一。時煒未有名。直以魁天下。期之煒。咸知已。讀越境指詔。怒加撲示。戒嚴厲。至此其居官以

張直廢暇為德於鄉甚力尸祝里中

璫出鎮郢譏傲辰州香稻米入貢辰守程廷策爭之曰致食禁是米故作膨脹藉令糝玉食進之即問及罪無死所璫懼止程語未必有據說以集事亦不傷於正也此輩難與莊語只得以免禍悚之

李元陽令江陰值巡撫顧公徵適負嚴民死無數李曰適多不可猝辦且以完報得免刑民感甚爭輸納李能文不謂吏事亦精緩急真須濟變才

徐九思令句容有喜政得過某中丞被劾太宰熊浹涕然曰

吾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乃不以舉以劾耶為謫論中丞特
留令中丞力至不勝令爾時公論明吏治為蒸：競勸宜矣
繼徐者丁清惠賓亦為句人所思

王德僉粵憲謁臺使捧手而已御史檄餘俸餉德且移獎德
曰都御史法無樊二司者亦無受餉例下其金籍之為所野
罷歸以與於永嘉之難永嘉諸王自恭議澈祭酒激以張
丈忠姊子貴俊多顯者

粵沿海惡少偶持鴿鳥之東夷獲二十金訛言夷嗜鴿利厚
於是遠近若狂廢本業赴之有以贖業成券易一鴿揮讓與

之不少者副僕施儒斥言此為妖也捕治之始定余累家
居見群人忽訛尚白兔僮亦騰踊

吳會宰弋陽六載嘗從其僕詢弋風俗因問婦女何髻僕曰
主豈不見吳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
見湛甘泉誌語醇樸幾類漢人

蕭卓晚春跣足蓬頭妄言禍福海內士大夫多為傾動其邑鄭
一鵬給諫獨著論闢之比之張角餘孽一鵬嘉靖初再經廷
杖負蹇諤敬顧晚春亦間有奇中者蕭邑未陷先數年語人
曰江橋折蕭事變矣已果驗

薛蕙始生三月輒見芒神連呼之家人驚以水沃之方止昔薛
文清生亦異体如水晶見五臟總稟清氣致然若穆孔暉晚
尚禪學沒用西竺法棺斂則怪甚矣儒者何作許結果程子
不云若聞道須用尺布裹頭乎

嘉靖甲申五星聚於營室占主營建宮室時彗出東井：居
東方其宿木將來土木煩興其應也又占主天下兵謀亦為
倭虜交警之徵驗不爽

以上一百四十八條